

无名之辈的无声狂欢

撰文：郭蓉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无名之辈的无声狂欢与我们别无二致，我们都是魑魅。



刘娃&鲍杨，《午夜魑魅》影像静帧·双频影像声音装置·12分钟55秒·2021·图片版权归艺术家所有·
《午夜魑魅幻想曲》原创音乐版权所有 © 2021 鲍杨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Is this all too late
一切都太晚了吗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I'm here for my ghost
我在等我的幽灵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Look into my eyes
看着我的眼睛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Tell me what you see
告诉我你看到什么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How black is my time
我的时间有多么黑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million years
一二三四五六百万年
Late night savage
午夜魑魅
Try not to look back
试着不要回头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six million years
一二三四五六百万年

NO going back
不回去
NO more regret
不后悔
NO much time left
没时间
NO more goodbyes
不再见
OH let her go
让她走
OH there he goes
他走了
OH come on along
过来吧
OH battered souls
被鞭挞的灵魂
OH be alright
都会好的

歌词：鲍杨

植物是旅程的起点，我们在不断的失望和寻找中拍摄素材，每天和这些植物生活在一起，起点也变成了终点。在这个过程中，人与植物的边界在消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冷战历史中共同阵营的边界其实也需要消解。

当月亮如同银色牡蛎般跳到天边，照亮整个平原，在野外生活多日，已完全熟悉黑暗且极其依赖自然之光的他们很快觉察到，今天的月出，来得格外早。

这是2020年的一个清晨，艺术家鲍杨和刘娃正驱车行进在美国西部无人的公路上。这两个来自城市文明的人类个体，进行了一场为时一个多月，行程17000公里的长途冒险。

这场冒险的能量来自鲍杨和刘娃，但更来自人类生命之外的维度——植物。风滚草、向日葵和骆驼草，分别生长于美国、前苏联以及中国的核基地，是三种与不同时期的地缘和历史有着——对应的关系的植物。

风滚草，是美国西部的象征，在华盛顿州的核反应堆随风迁徙，肆意播撒核辐射的种子；向日葵，在切尔诺贝利被大量种植，低成本净化核泄漏后被收割丢弃；在中国甘肃核城，外来物种骆驼草如同风滚草一样，无视人为的国界，随着水和风恣意繁衍，被视为扎根大西北的奉献精神。

这些植物在混乱中坚韧生长，短暂的一生却展现了超乎想象的生命力。在两个人过往的研究与创作中，刘娃从人类学出发，以流动且去中心化的视角质问人文与科技之间辩证的权力关系，鲍杨作为跨媒介艺术家和钢琴家，内心充满后人类主义对人类情感与时间的追索。这一次，鲍杨和刘娃把植物当作整个旅行的起因和主角，一路追寻拍摄，希望由此跳脱人类本位，去梳理人与植物的关系、探寻国别、地缘、历史的边界。带着这些问题，他们深入到美国西部狂野荒蛮的土地，也把仍在懵懂之中的许多问号，抛向了旷野中的风与沙。

仿佛有一种定律：旅行若是一路坦途，可能就会失去意义。刘娃与鲍杨的旅行与最初的预想也不尽相同。根据一开始的计划，两人一路寻找植物，并前往华盛顿州的核反应堆去考察。在抵达时却大失所望，他们看到只是一个破旧工厂，既没有恐怖的场景，也没有异于常态的视觉冲击。他们甚至觉得之前拍摄的植物素材都索然无味。兜了一圈，

两人决定回到之前走过的路，把拍摄过的植物再拍一遍。返回路上，出乎意料又自然而然地，他们对自然、植物和彼此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并与植物、环境、彼此都建立了更加深刻真挚的联系，以至于最终作品使用的素材都是后半段拍摄所得。这时植物已经变成了他们的伙伴，也是他们的一部分。

刘娃与鲍杨在一个月内经历了从计划到变化，再到放下自己的过程，也收获了感官的被动式打开。在旅途中不断与外界失联，不得不专注此时此刻身体、身边植物、天气的变化。心变得敏感，眼睛变得锐利，精神回归专注，找回了珍贵而真实的生存本能。每天月出和日出的时间相差竟也如此之大。他们经历并意识到，每一秒都有无数神奇但合理的事情自然发生。

旅途结束后，鲍杨和刘娃经历半年时间整理素材，制作音乐，用意象化和诗意的艺术语言完成了13分钟的影像作品《午夜魑魅》，通过荒蛮恣意的画面、随感受流动的音乐和艺术家的声音，把观众传送到植物的世界。刘娃和鲍杨在展览序言中写道：“无名之辈的无声狂欢与我们别无二致，我们都是魑魅。”他们一遍又一遍看自己的作品，确信这些植物是真的在跟他们讲话。用鲍杨的话说，这段珍贵的体验是“在失望的废墟里找到灵感”。

边界，地缘，国别，人与植物……这些问题的答案似乎都蕴藏在《午夜魑魅》中，但作品本身却又似乎只与最平凡的生命有关。鲍杨和刘娃与植物们共处的一个多月，在漫长的宇宙长河中似乎只有一瞬，但对两个追问答案的人类个体而言已经足够丰盈。那些看似博大的命题也在旅途终点被抛诸脑后：“很多事情都有一个境界，就是满足。比如生命，比如这次旅途。自然给予我们这些已经够多了，不必再执意向前走。”当有些问题被提出的瞬间，答案就已经不再重要。



刘娃&鲍杨，《午夜魑魅》影像静帧，双频影像声音装置，12分钟55秒，2021，图片版权归艺术家所有。
《午夜魑魅幻想曲》原创音乐版权所有 © 2021 鲍杨

《生活》：在《午夜魑魅》中你们有强烈的“去人类中心化”的站位，这是一开始的预设还是在旅途中生发的思考？或者说，是跟植物之间非语言化交流后形成的结果？

鲍杨：都有。比如说我是对植物很多情的一个人，一棵树要是被太阳晒很长时间，我都会觉得是不是需要空调。我用这种很“简陋”的方法来与植物相处，但并不是怜悯，是对植物动物平视的感觉。我和刘娃也一样，我们是不同的个体，在与植物相处的时候，她不是画家，我也不是音乐家，在大自然里我们需要的就是感官，我们与我们的周围连在一起，也又分开的。

刘娃：我一开始是抱着一种想要与植物交流的热情和愿望，但是后来发现完全和想象不同。比如说我们想去拍植物，中途找不到他们，然后我们又去想拍摄的过程是不是在剥削他们，很多诸如此类的想法。

《生活》：在旅途结束之后，你们也经历了共同创作的过程，无论是影像还是音乐，这个过程应该也很珍贵。

刘娃：我们一起旅行，一起拍摄，一起剪辑，一起后期。作品的成型历经了很多个版本，一开始计划分几个章节结构，后来鲍杨做音乐，根据音乐剪辑，再不断修改。这个过程我们像是在共筑一道墙，一块砖一块砖地向上垒。

鲍杨：就好比两个人，一个人喜欢穿高跟鞋，另一个喜欢穿球鞋，该跑的时候就用球鞋跑，轮到穿高跟鞋的场合就另一个人出现。我是弹古典钢琴的，但是她也许有更好的耳朵来聆听，我虽然不懂绘画，但是也有眼睛。我们是一体的，是动态中前进的合作。

《生活》：《午夜魑魅》背后隐藏着有关人类学的思考，每个观者都会有自己的感受，但有趣之处在于作品本身不做预设和过度解读。可是在潜意识里蕴含着两位研究过或者感兴趣的诸多领域的信息。鲍杨：它是我们俩的综合体。我们想表达的东西不一样，但又是相似共通的。我给美国的钢琴老师Bruce讲述了这次旅行的经历，他对我说：你有没有看过，其实邻居的花也是花。这让我更加意识到，我们拍的这东西不是艺术品，也不贵，甚至是免费的，但是无价的。我们在高速公路边拍摄风滚草，我们不拍它的时候它依旧存在。如今它出现在作品里，每一个观众把他的13分钟放进来，给予了它很多的注意。向日葵也是如此。而世界上又有无数这样的风滚草和向日葵，就

像我们作品想表达的：大家都是魑魅，是存在于世间的无名之辈，都想被注意到。

刘娃：这三种植物和不同国家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有很直接的对应关系，也蕴含着很多我们想表达的隐喻。比如当人类研发了一种可以摧毁地球的武器，冷战也成为了人类纪元的开端，核辐射带来了速度感，当一个国家有这种核武器的时候，其他国家随之也会研发，它是一个不断向前，越来越快的旅程。就像我们的作品里有一个素材，是在黑暗中高速行驶的车，我们看不到前面是什么，但只能往前开，越开越快，这种自我摧毁式的进程也包含其中。说到“时间”，鲍杨写了一句歌词：“一二三四五六百万年。”核污染其实和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不仅和我们有关，而且跟未来的人相关。核这种东西能把一个人对于时间的认知拉得非常宽，因为核超出的一个人能够理解的时间的范围。

《生活》：《午夜魑魅》是你们这段珍贵旅途和思考的结果，也是内心巨大变化的纪念。如今回看，是否回答了之前预设的问题，还是有新的感触和收获？

鲍杨：人对宇宙来说并没有我们自己认为的那样重要，即便人类不在，地球依旧会存在，所以在这一切都不重要的时候，人情很重要。我最感兴趣的就是熵的增长，和音乐中提及的很多感觉一样，自身异变导致崩溃，崩溃后又在废墟中生发出了萌芽，是另一段辉煌的开始。到最后我们对于这个作品的态度是，只要享受就好，一切是piece of time。

刘娃：这些无声无名之辈的无声狂欢与我们别无二致。作品里有一些素材，比如向日葵，它们被用来吸收土壤里的核辐射和污染物后，被收割丢弃，再处理下水道。也许可以想象它们死前的狂欢，兢兢业业完成那些被人类赋予的职责后，在冷峻的夜晚被丢弃和放逐。这像极了人类个体，白天执行社会性的工作，晚上也许可以去喝一杯，但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自我摧毁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又令人非常陶醉。狂欢有两面性，犹如一个精彩谢幕后的演员独自回家的落寞，越走越远，直到支离破碎。《午夜魑魅》和里面的植物与每个人有关。它并不一定像展览前言里面写的那样大，我们反而想把它做得非常小，大家觉得和自己有关，我们就会觉得很开心。



刘娃&鲍杨·《猫眼愉悦》·绘画及声音装置·153x213cm·时长无限·2021·布上丙烯·刘娃·原创音乐·鲍杨·图片版权归艺术家和Cc基金会所有·
《猫眼愉悦》原创音乐版权所有 © 2021 鲍杨



刘娃&鲍杨·《器官捐献者》·绘画及声音装置·153x213cm·时长无限·2021·布上丙烯·刘娃·原创音乐·鲍杨·图片版权归艺术家和Cc基金会所有·
《器官捐献者》原创音乐版权所有 © 2021 鲍杨